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面具人的商店

真彩公園斜對面那棟約莫兩層樓高的灰色建築物在上午十點鐘準時亮燈，開始營業。從外觀看來，它只是棟毫不起眼、看起來像位駝背的侏儒，且皮膚堆積了不知歷經多少年灰塵的小屋子。這棟建築物有兩扇小窗戶，高度約與成人的頭等高。更特別的是，這間商店一週僅營業一天，但它的營業日並非固定，從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可能。今天是星期三，寫著「菲克爾的心靈訓練所」的招牌發出淡淡的黃光，表示今天有營業，這塊招牌沒有很大，而是被掛在門外的鐵釘上，若你仔細觀察那扇佈滿木質紋理的灰色小門，就會發現它其實是由堅硬的大理石構成，並且門的右上角有一個小小的圖案，那是一副面具——右眼是一顆太陽，左眼是一枚月亮，鼻子是一座山，嘴唇則是雲的形狀。

平日裡經過這間店的路人，若非恰逢公休時間，就是不願踏進這間商店，畢竟「心靈訓練」這個名詞不像廣告裡那些譁眾取寵的詞彙，無法成功蒐集一般民眾的消費欲望，因此這間店的生意不像與之相隔兩個街區的麵包店總是大排長龍，偶爾會有一兩位客人入內消費，這看似每位生意人所擔憂的情況，反而正符合菲克爾的想法，這位商店主人並不希望有太多顧客。

今天依舊是悠閒的一天，時至打烊仍沒有任何一位客人進來，菲克爾坐在櫃檯享受著寧靜，沒有顧客的時候，菲克爾會自己坐在櫃檯調整或改良面具。突然，門鈴響起，有位略顯肥胖的中年男子推開灰色石門，以左搖右晃的步伐匆匆走進商店。

「我的老菲啊！你終於營業了，前兩天看裡面都沒有亮燈，真的是急死我啦！」這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男子用右手整理稀疏的頭髮，同時用左手整理因風吹而翻了面的衣領，與他面對面的菲克爾正在櫃台用白布擦拭一副皮膚色的面具。

「抱歉抱歉！都怪我在製作一款新面具，昨天晚上才剛畫好草圖和決定好材料。」菲克爾露出一臉尷尬的微笑。

「你需要什麼？」菲克爾的視線從他手上的面具移向安特波的雙眼。

安特波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是一位名聲遠播的麵粉供應商，他所支配的麵粉產業占全美國的百分之八十，幾乎所有知名的大烘焙坊都使用他所供應的麵粉。

「明天有筆大生意，聽過『凡特愛麵包』這間店吧？我明天要跟他們洽談麵粉供應的事！等了那麼久終於讓我等到了。」安特波的雙眼放光，彷彿黑色眼球深處真的有顆星星。

「太好了，不愧是你。」菲克爾與安特波的關係匪淺，自從他的心靈訓練所開張後，安特波最常光顧這間店，日子久了便成了談天說地的朋友。

「我這次想要買一副能看穿對方的想法，並給出最佳回覆的面具，因為凡特愛可是全球最大的冠軍連鎖麵包店，他們的總監肯定不是個省油的燈，我想想還是戴一下面具，防患未然嘛哈哈！」安特波笑著說，摸了摸他稀疏的短髮。

「那剛好，我前一陣子剛做出裝有自動感應系統的面具，戴上它之後便能感知別人的情緒。但你需要的是可以想出回答的面具……」菲克爾轉頭往櫃檯後方張望，左手輕撫著鬍鬚。

接著他將手伸往櫥櫃的右上方，打開玻璃小窗之後，拿出一副閃著淡藍色亮光的面具，面具的額頭處有一顆金屬突起物。

「找到了，這副面具應該能符合你的需求。」菲克爾接著介紹。

「這副面具是我特別加入人工智慧的元素，先在額頭上的晶片輸入數十億甚至更多種語句以及概念，再透過一連串的高科技整合成有辦法自我答覆的面具，它可是花了我將近五年的時間呢！」菲克爾自豪地說。

此時安特波的雙眼如同即將爆炸的恆星般閃亮，笑意如同颱風天的洪水無法阻擋一樣，流竄在他的臉上。

「就是它了，我要買一副。」安特波接著問。

「對了，這樣它有辦法修正因為戴面具而產生的色盲副作用嗎？」

「很遺憾的，目前還沒辦法，我仍然努力想著各種方法，看能不能改善這個問題，我原本也認為只要運用 AI，任何問題都能解決，但我在組裝面具的時候，具有感光能力的道具不知怎地就是無法順利接入面具，真的很抱歉。」菲克爾尷尬地說著。

「沒事啦！你做出這麼多好用的面具，已經很厲害了，更何況我可是你的老顧客了，早就適應這副作用了。」安特波放聲大笑，菲克爾也開心地笑了。

「唉唷！怎麼這麼晚了。」安特波看了看手錶，時間顯示晚上九點五十八分。

「你總是愛在我快要關店的時候才來。」菲克爾調侃道，窗外的夜色在昏黃路燈的點綴之下顯得格外深邃。

「別著麼說嘛，我每天都忙到很晚，現在一堆年輕的員工很多事情都不會，而且教了很多次還是會出錯，我本來是不用管這些的，但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該說是時代變了嗎？」菲克爾笑了。

「也許吧，當然還是有很精明的年輕人，但稀少如海底的珍珠啊！」安特波苦笑著。

「有時候還是很羨慕你自己一個人工作，雖然很累，但至少不用因為底下員工做錯而感到心煩或生氣。」

「是沒錯啦，但任何事都有好有壞，一個人開工作室不會有上級或是同事壓力，但偶爾也是挺孤單的，謝謝你陪我聊天。」菲克爾回答。

「人生啊！什麼事都說不定，像我做夢都不敢想竟然有機會和冠軍麵包店合作，那我先回家了，可以祝我好運嗎？」

「祝你好運！」菲克爾揮了揮手。

門鈴聲不久又響了起來，安特波又回來了。

「忘了付錢了啦！」安特波掏出錢包裡的黑色信用卡。

「哇！聊天聊到忘了，哈哈！」菲克爾搔了搔頭。

「但這個面具價格與以往的面具會有極大的落差，畢竟花了我不少時間，而且材料也是我用過最頂級的。」菲克爾語氣帶著些許尷尬，可能是因為即將要收取一大筆費用使他覺得格外害羞。

「拜託，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在這裏面，當然得收多一點錢，那不然怎麼對得起你，對吧？價格不是問題，你的努力本就應該得到等價的回報。」

「安特波，你人真好。」

「使用者付費是天經地義的。」安特波露出牙齒笑了一下。

「這個面具價格是三百萬美金。」菲克爾拿出帳單。

「我竟然能擁有這個價值不斐的面具，我也是挺幸運的。」安特波將信用卡遞給菲克爾。

「使用後若有什麼問題再跟我說，我會幫你處理好的。」菲克爾說。

「那就這樣囉！改天再跟你說好消息。」安特波說完便走出菲克爾的心靈訓練所。

菲克爾將簽名用的筆收回筆筒，暗自替安特波祈禱事情順利。

老實說，菲克爾在製作這副面具時便一直在想，這到底是不是件正確的事，讓一個人帶著自動回覆的面具，也許完全不是面具配戴者的想法，但對方會因為那副面具的說詞而相信面具配戴者的字字句句，這是赤裸裸的欺騙。

但是這世界上又何嘗有絕對的真誠呢？生活中充斥著由微小至巨大的虛假，這些大小不一的泡沫染上不同的色彩，構築成七彩艷麗的樂園，人們在這座樂園裡玩得不亦樂乎，很

多時候就算人們清楚自己觸碰到的是虛假泡沫，仍然虔誠地伸出雙手，小心翼翼地捧著它。

和安特波聊了這麼久的天，菲克爾突然有股尿意，便走向廁所。

廁所的燈是溫暖的橘黃色，菲克爾很喜歡自己一人待在廁所的時刻，確切來說，是喜愛自己獨處一室，因為此時可以合理地放空，也可以幻想各種不切實際的夢，沒有人打擾，也無人知曉。

「哎呀！」菲克爾洗手時不小心將洗手乳的瓶子推倒，他將身體蹲低，彎腰撿起瓶身，抬頭時恰巧望向洗手台上的那片鏡子，那片鏡子的大小約莫一個掌心，位於洗手台上置物架的角落。

菲克爾靜靜地看著鏡中的自己，他已經好久沒有這樣清晰地看著自己的臉龐，久到他差點忘記自己額頭上有著一塊小小的愛心胎記、濃密深黑的鬍鬚、天生帶有些許藍色的眉毛，左右不對稱的雙眼皮、以及嘴唇下方有一條淺淺的疤痕。

「好久了。」菲克爾摸著自己的臉頰並捏了幾下。

菲克爾走出廁所，將營業用的電燈關閉，外面的小招牌立刻黯淡下來，一盞接著一盞的燈被關閉，這間販售面具的心靈訓練所將再度沉睡一周。

金黃色的日光彷彿蠻橫無理的海浪，就這樣沖刷入心靈訓練所的二樓，覆蓋在菲克爾的身上以及床墊，陽光替二樓的木質地板打了亮晶晶的蠟，菲克爾的雙眼被金黃色的光束敲醒，房間外同時傳來一陣陣土耳其進行曲的片段門鈴聲，雖說是柔和輕快的琴聲，但對一位剛睡醒的人而言，可謂是一陣空襲般吵鬧的轟炸。

「來了，來了。」菲克爾本不打算理會，畢竟今天沒有營業，樓下那位不速之客發現無人應答後應該就會自討沒趣地離開，沒想到門鈴聲重複響起了將近十次，菲克爾這才起身，準備好好訓斥一頓樓下那位不識相的人。

「不好意思，今天休——」

「我的老菲啊！我可是按了好久的電鈴，你終於肯下來了。」

菲克爾这才發現他一路下來完全瞋著眼，只靠本體感覺以及扶手走到大門前，這熟悉的聲音使他立刻認出是誰，他張開雙眼，看見一位嬰兒肥的中年男子站在面前。

「安特波，怎麼——」菲克爾的話被突如其來地擁抱打斷，安特波手臂的力量大到使菲克爾整個人頓時清醒。

「你猜怎麼樣，我和凡特愛的總監談好了！他表示很期待跟我的麵粉供應廠合作，我們都已經簽約了！你看！」安特波左手拿著合約書，右手緊摟著菲克爾。

「你的面具真的很有用！好幾次我不確定該怎麼回答總監的提問時，這副面具都幫我想出令人極為滿意地回答，多虧了你。」安特波將菲克爾視為一位大功臣。

「太棒了，安特波，我真的很為你開心。」菲克爾說完打著呵欠。

「菲克爾，你一定要來參加我舉辦的慶功晚會，要不是你，這筆生意不可能談得這麼順利。」安特波兩眼放光地盯著眼前這位地中海禿頭的老人。

「我覺得我不擅長參加這麼盛大的場合。」菲克爾將雙眼瞥向一旁，委婉地拒絕安特波。

「這你就不夠義氣了老兄，你可是促成這筆交易的大功臣！況且我們這麼多年的交情，和你的好友共享喜悅不是理所當然嗎？」安特波說。

「可是，這麼多人的場合會讓我很緊張。」菲克爾開始考慮了。

「哎呀！別想這麼多，而且你來這種場合說不定會遇到更多潛在客戶呢！」

「就當作是再幫我一個忙好嗎？」安特波開始情勒菲克爾。

「好啦好啦，我也可以試著挑戰自己同時面對許多人的恐懼。」

「太棒了！那時間要記得喔！是下禮拜五晚上六點開始。」安特波說完便高興地離開了，這位禿頭的肥胖中年男子雀躍地跳著走路。

菲克爾剛答應完便有點後悔了，他在想著這個決定是否正確，明明不喜歡面對這麼多人的場合，為什麼要答應安特波的邀請呢？也許只是一時被慫恿而起興參加，也有可能是內心老早想要克服這種難題了，反正無論何種原因，現在菲克爾只能做好準備，硬著頭皮參加下週五的慶功晚會。

平常店面休息時，菲克爾並沒有好吃懶做地耍廢一整天，反而都在鑽研面具製作的相關知識，菲克爾熱愛他的工作，他喜歡創造各式各樣的面具，雖然深知販售面具在某些層面上代表著幫助欺騙，但面具確實也幫助了那些配戴者解決他們生活上的難題，因此菲克爾平常休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製作新的面具，偶爾沒心情工作的時候，才會允許自己放鬆看看幽默的影集，坐在客廳裡的貴妃椅上，邊看劇邊喝啤酒對菲克爾來說是最佳的休閒模式，也只有這時候，他才會將臉上的面具摘下，聲色豐富的電視螢幕反射出不甚清楚的臉龐，看起來是位十九歲的少年，菲克爾輕輕抓了抓自己充滿膠原蛋白的臉頰，專心地看這眼前他最喜愛的美劇影集，遇到好笑的橋段便跟著放聲大笑，唯有這種輕鬆的時刻，菲克爾展現著他最為真誠的一面。

「怎麼一下子就下午四點了。」菲克爾看了看牆上的時鐘，覺得自己的樂趣被掃興的時間打斷了，菲克爾在一週六天的店面休息日裡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這間心靈訓練所的斜對角有一座大公園，菲克爾下午的時候都會去真彩公園裡的圓形操場跑步，當作抒發以及維持健康的方法。

菲克爾戴回他在眾人面前習慣的面貌，穿好運動鞋，便出門運動。

一路上菲克爾越想越不對勁，距離晚會只剩五天，內心有種難以言喻的緊張感與噁心感四處亂竄，是不是該做些準備？要不要再做一個這種慶功晚會專用的面具給自己戴？還是戴原來的面具就好？但會去晚會的人士來頭一定都不小，如果用現在這頂做生意的面具，會不會被嘲笑是個老頭？菲克爾越想越害怕，生性極為內向的他正是因為老是覺得自己長相不佳，便製造出各種面具以抵擋他人的眼光，像他現在佩戴的面具長相雖然是個老頭，但菲克爾透過製作技術，使這副面具擁有一個特殊功能，便是看到他的人會覺得有股親切感，就比較不會批評菲克爾。他還做過很多種不同功能的面具，像說服別人相信自己的面具是最熱門的面具，畢竟現在這個世界，人們往往只想要別人聽自己說話，對別人的想法卻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這樣的慘況甚至像雜生的藤蔓，延伸至親情、愛情與友情，就像是伸出了冰冷的觸手，被碰到的這些情感一不小心便永遠凍結。

想這件事想得太過入神的菲克爾被突如其來滾向他的皮球嚇了一跳，黃色小皮球輕輕地撞向菲克爾的小腿前側，因為副作用的關係，菲克爾十分用力看著那顆球才分辨出它是黃色的。

「抱歉。」一位小男孩跑到菲克爾面前，為皮球撞到菲克爾的事表示歉意。

「沒事，還給你。」菲克爾溫柔地說，將手上的皮球歸還眼前這位戴著藍色鴨舌帽的小男孩。

「咦？我認得你是誰。」小男孩純真的雙眼盯著菲克爾戴上面具的臉龐。

「你是公園斜對面那個賣面具的老闆。」

菲克爾愣了一下，這位小男孩為什麼知道他在販售面具？他們見過面嗎？

「你好厲害喔！你是怎麼知道的啊？」菲克爾虛假地誇獎了這位小男孩。

「有一次我跟朋友們在這附近玩躲貓貓，然後我看到那裏有燈而且很隱密，我就想躲在裡面他們一定找不到我，結果我進去你的店裡後，發現有超級多可怕的面具，我就趕快跑出來了。」

菲克爾對小男孩的最後一句話感到十分好奇。

「可怕？為什麼會可怕啊？」菲克爾溫柔地問小男孩。

「因為我覺得那些面具一看就是人工製成的，很不自然，還有各種樣式掛在那裡，雖然說不上為什麼覺得恐怖，但這樣的氛圍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感覺很不誠實。」

小男孩的話在大多數的商人耳中顯然是刺耳的雜音，畢竟沒有任何一位商人希望自己的商品被如此毫不留情地批評。但菲克爾卻有聽進去，他好奇位什麼大人眼中正常且好用的面具，在一位天真的小男孩眼中卻是如此恐怖的存在。

「但是，如果那些面具是為了幫助更多人，那這樣你還會覺得它們恐怖嗎？」菲克爾問。

小男孩沒有馬上回答，他抓了抓自己的頭，似乎在深思菲克爾的話。這位身穿棒球運動套裝小男孩看起來只有小學二年級而已，卻有辦法好好地跟菲克爾談論這麼深奧的話題，令菲克爾十分訝異。菲克爾懷念起小學二年級的他，想必與現在的他大不相同，沒有成人世界裡的煩惱要處理，只需想著晚飯後的卡通完播之後要做什麼事打發時間，時間使人類的軀體產生劇烈的變化，同時也使心靈更寬廣，以容納更多煩惱。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面具好像也沒有這麼恐怖了，但是那些面具要怎麼幫助別人啊？它們不就是長相不同而已嗎？」

「這些面具才沒有那麼簡單呢！」菲克爾露出驕傲的眼神。

「我店裡的面具不像廟會賣的那種裝飾面具，除了長相不一樣以外，也有各種功能喔！很厲害吧！」

「聽起來蠻酷的，但是，戴上面具就看不到一個人真正的樣貌，這樣子算不算不誠實啊？」小男孩提出疑問。

菲克爾沒有正面回答小男孩的問題。

「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條界線或標準可以將事情的兩面完全劃分清楚，不是嗎？」菲克爾嘻嘻地笑著離開，留下仍然站在原地的小男孩。小男孩的身影逐漸遠去，但他剛剛提出的疑問像是不斷擺翅的蒼蠅，擾亂著菲克爾的心窩。

星期四晚上，菲克爾正在檢查他明天要穿去晚會的禮服，是一襲海藍色的亮面西裝，深藍的底色透露出一絲絲閃亮的紋理，像是夜晚的海色在明月的照拂下，散出一絲絲水波的光紋，這套華麗又不失沉穩的禮服旁邊擺著一副面具，這副面具的顏色和以往其他副面具大不相同，它是彩色的面具，額頭是太陽般的亮黃色，左眼下方有一塊粉色，右眼下方則是水藍色的色塊，鼻子是青草綠，嘴唇則像是一道倒過來的彩虹，這道彩虹的周圍被紫羅蘭色包圍。

「沒事的，只是參加一個晚會而已。」緊張的菲克爾不斷這樣告訴自己。

菲克爾特別懼怕人群，不只是一般的害羞而已，他之所以從事製造面具這一行業，主要原因便是因為自己也需要一副看起來正常卻有偽裝功能的面具，他一直對自己的面貌有所偏見，總覺得自己長得不夠好看，事實上，這位十九歲男孩的容貌已經算是英俊了，但菲克爾老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害怕他人見到自己真正的容貌會有所批評，畢竟再怎麼帥氣的明星，仍會有人對他們雞蛋裡挑骨頭。

檢查完明天要穿的禮服以及要送給安特波的禮物之後，他望向禮服旁的彩虹面具，彷彿在凝視著遠處一道無底的深淵。

「應該沒什麼問題。」菲克爾在擔心這副新製作出來的面具是否牢靠，畢竟它星期三才熬夜使之完工，但現在擔心這麼多也毫無用處，還是早點睡覺吧。

今日的夜色一如往常，暗藍色布幔裡的星點在距離地球數十光年的遠處忽明忽滅地閃爍著，像是在演奏一首搖籃曲，使原本心情緊張的菲克爾逐漸入睡，他做了一個夢，夢裡出現了之前在公園遇到的那位小男孩。

菲克爾再度醒來時已是陽光明媚的中午，他揉了揉左邊的太陽穴，早已將做過的夢望的一乾二淨，與其說忘乾淨，應該說人類的夢會在起床之後逐漸被遺忘，這是極為自然的現象，畢竟夢裡虛幻的泡沫沒有留存於現實體內的必要。

「還有五個小時。」想到晚上的宴會，菲克爾便忍不住乾嘔，看來他尚未做好心理建設，菲克爾十分後悔，當初應該要斬釘截鐵地拒絕安特波的邀請。

「先把面具戴上試試看好了。」菲克爾拿起木桌上的面具對準自己的臉，接著像在敷面膜一樣，將面具浮貼在臉上。

菲克爾的臉彷彿有股神奇的引力，將面具吸住，接著兩者融為一體，青春的臉龐又變成那位站在櫃台販售面具的老人，連身形也有所改變，但原先面具上繽紛的色彩如今已不見蹤影。

「『彩色紐混』的效果真不錯，雖然是從網路上學來的，不過好像也沒什麼大問題。」菲克爾星期二晚上在網路上看到一種面具製作方法，是蒐集七種有顏色的材料混合而成，那篇文章說當使用七種不同顏色的原料時，能讓面具本身更滑順自然，以及使功能更加順暢，減少故障的風險。

「看來我多加了一些使人產生喜悅感以及溫暖的獨角獸尾羽是對的。」菲克爾手上握著一小搓粉紅色的軟毛，淡淡的粉色中隱約閃爍著白光。菲克爾戴上這副新面具後並未使他平常見人的樣貌改變，而是為了加強他的應對能力以及魅力，他害怕旁人對他指指點點，於是便想盡各種辦法改良面具，說到底，菲克爾太過在意別人的看法了，他害怕有任何人討厭他或對他不滿，這份無底洞般的恐懼長年啃噬著菲克爾，於是他不斷製作面具，彷彿在尋找解藥，實際上只做出了一大堆無法根治疾病的止痛藥。

接下來的五小時菲克爾強迫自己從事休閒活動以緩解緊張的情緒，他打開自己最愛看的影集〈爆笑超市〉，裡面的演員講話以及舉動詼諧有趣，菲克爾在被戳中笑點時放聲大笑，若是笑累了，便換欣賞他喜愛的動漫〈鬼滅之刃〉，緊湊刺激的劇情使菲克爾毫無心思去想晚上的慶功宴。但菲克爾還是識大體的人，他不希望因為任何意外而遲到，因此將近四點二十分時便提早出門前往宴會地點。

眼前富麗堂皇的大城堡使菲克爾眼界大開，平時鮮少參加晚宴的他呆佇在這座雪白的城堡面前，走廊的石柱上擺放著各種發亮的雕像，城堡外觀最高點的尖塔上固定著一顆閃閃發亮的巨大鑽石，不管是不是真的，都足以吸引所有賓客的目光。

「您好！請問貴姓大名。」一旁有位身穿黑色西裝並戴著白手套的男服務生上前關心菲克爾，菲克爾被突如其來的話語聲嚇得跳了一下。

「嗯—嗯你好，我是菲克爾。」

「是菲克爾先生啊！好的，請跟我來。」長相清秀的男服務生引領菲克爾穿越一道約莫四百公尺的長廊，長廊兩側是水池，水池裡以及花崗岩石牆上栽種各式各樣的鮮花與樹木，充滿能量的燈光藏匿在花草以及水池中，替這條廊道增添了一股神祕且優雅的氛圍。廊道的盡頭有一道三公尺高的青銅門，男服務生將門推開，彩色聲光像是出柙的猛虎，瞬間撲向菲克爾的全身。

「我就知道我不適合這種場合。」菲克爾微弱地自言自語，向男服務生道謝之後便走入偌大的宴會廳，暗自祈禱自己不要格格不入。

菲克爾進門後便從邊緣環繞行走，觀察著整場宴會，右前方長約五公尺的餐桌擺放著各式各樣的糕點以及餐點，當然還有許多飲料以及酒類飲品，宴會廳最內側有一座大型的舞台，天花板垂掛著許多大小不一的彩色球燈，像是一顆顆恆星永不停歇地自轉著。然而，從走進城堡到宴會廳這一段路，在菲克爾眼中僅是一片片明暗不同的黑白交疊而成的場景。

「我的老菲啊！你來了！你今天給我一種更親近的感覺，該不會你又做出什麼傑作了

吧！」安特波從菲克爾身後拍了他的肩膀。

「安特波，窩覺得這裡枕的不適合我。」菲克爾在聽到自己說出口的話後瞬間瞪大眼睛。

「沒事的，你等一下就會習慣了，而且晚點你還需要上台致詞，順便分享你的人生經驗呢！」

「我跟我的好朋友們說了你那間心靈訓練所，他們都是我多年來的真朋友，所以我不怕他們知道，你可以放心地和大家說你的故事以及你的工作，甚至要介紹你的產品也完全沒有問題，說不定你還可以趁這時候大賺一筆呢！」安特波說完拍拍菲克爾的肩，準備要離開去找其他賓客。

「ㄟ！燈燈窩，我真德卜星……」菲克爾遮住嘴巴，由於舞池音樂太大，安特波沒發現菲克爾講話怪怪的。菲克爾決定先去廁所解決這件奇怪的事，他猜想一定是面具出了些問題，之前在家試過沒問題是因為獨自一人在家根本沒機會講話，現在講話出現問題了，菲克爾越來越緊張，還要上台演說？要是這面具修不好該怎麼辦？

「案特波枕十的。」菲克爾在廁所鏡子前檢查面具，看起來完全沒問題，但講話卻像是在講外星語，菲克爾將面具的開關重新扳了一次，然後將開關旁的「緊急排解」旋鈕由小轉到大。

「窩窩窩握握我我我我，我好開心。」正常了，菲克爾可以正常講話，他鬆了一口氣。離開廁所前，菲克爾特地再檢查一次，確認容貌以及聲音都沒問題才離開。

「現在我們請這次最重要的幕後功臣上台，讓我們歡迎『菲克爾的心靈訓練所』的老闆菲克爾！」安特波講完一長串的感想之後，讓菲克爾上台講話。

站在最陰暗處的菲克爾深呼吸，接著便走上舞台。

但當菲克爾走到燈光觸及之處時，一聲巨響從音響內發出，是麥克風掉落的声音。

安特波手上的麥克風掉到地上，菲克爾將麥克風撿起來。

「謝謝安特波，我的好朋友。」菲克爾看向安特波，卻發現此時他的表情與以往不同，安特波面露驚訝，雙眼瞪得頗大。

接著他看向台下眾人，發現他們滿臉驚恐，菲克爾開始緊張了，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看著他？

「你是老菲嗎？」安特波上前詢問。

「是啊，怎麼了？」

聽完菲克爾的話後，安特波稍微放心了，但接著安特波便小聲地提示菲克爾。

「你的面具—面具—」安特波盡量讓嘴唇看起來沒在說話。

「我的面具怎麼了嗎？」菲克爾拿著麥克風說。

怎麼會是這種面具啊……好醜喔……是怪物嗎……還多了兩個奇怪的耳朵……而且臉上這麼多顏色好怪……

台下開始嘖嘖喳喳地討論起菲克爾的面具，雖然聲音不大，但在台前的菲克爾聽得一清二楚，菲克爾頓時意識到面具故障了，他開始努力想要把面具撕掉，像是一隻發狂的熊用力地摳著自己的臉，他死命地剝著自己的臉頰，卻怎麼拿也拿不掉，但他這些動作使台下的嘉賓更加害怕了，有的人怕菲克爾抓狂後會展開隨機攻擊，便慌張地逃離宴會廳，有的人看見這種情況也跟著逃跑，途中撞倒了長型餐桌，酒杯落地的聲音如同菲克爾內心的慘叫一樣痛苦。

「各位！別緊張！眼前這位便是你們期待已久的菲克爾。」安特波努力控制場面，卻仍然阻止不了眾人的慌亂，沒有逃跑的人在台下說著風涼話。

「但他現在這副模樣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正常人啊。」一位帶著圓頂禮帽的女士說。

此時菲克爾正沉淪在內心的暴風雨中，他耳中不斷回放著所有人的批評，感覺天旋地轉，彷彿被捲入雷雨之中的龍捲風，頭暈目眩的他最後只記得安特波朝著他走來，臉上卻是充滿溫柔的關懷。

菲克爾不知道睡了多久，醒來時他沒有躺在宴會廳的大理石地板，而是在柔軟的翡翠羽毛床上。他一手揉著自己的頭，一手支撐著身體爬起，坐在床上。菲克爾並沒有忘記他昏迷前所經歷的一切醜態，一想到便渾身作嘔，這時眼前出現一杯熱可可，是安特波。

「喝一下，會好一點。」

「謝謝……」菲克爾忍不住了，此刻他的雙眼滯積已久的巨大水庫，閘門一但打開便無法再關上，溫熱的眼淚從臉頰上飛速滾落，晶瑩的水珠像是在帶走他的壓力以及抑鬱，還有多年來矜持與恐懼。

「我……我只是……只是害怕別人討厭我……我沒想到會弄巧成拙……」菲克爾對安特波哭訴。

「我知道，你一直很辛苦，你很努力想要克服心魔，我都看在眼裡。」安特波摸了摸菲克爾的頭。

「但……我還是沒有成功……我好失敗。」

「真的嗎？在我看來，你進步很多呢！」安特波說完拿著鏡子給菲克爾看。

菲克爾看到淚水遺留在自己最真實的臉頰上，此刻的他沒戴著面具。

菲克爾立刻將頭撇過去，不想讓安特波看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欺騙著他。

「你看到了。」

「看到什麼？」安特波疑問。

「我真正的樣貌，我之前一直戴著面具欺騙你。」

安特波放聲大笑，笑到都跑出眼淚了。

「菲克爾，你知道你有時候會忘記戴面具嗎？」

「什麼？不可能，我每次都有檢查自己有沒有戴好面具。」菲克爾納悶。

「你有時候真的忘記戴了，我就看到你原本那副面具掛在櫃檯後面那一個架子。」

「重點是，你並沒有覺得不自在，不是嗎？」

「是沒錯啦。」這位十九歲的青年仍然想著自己怎麼會忘記戴面具。

「這代表你把我當成真正熟悉的人，才會對我放下戒心，所以你其實已經克服你的障礙了，你已經敢在別人面前展現自己真正的樣貌了，我真的很替你開心。」安特波笑著說。

「但也可能只有在面對你的時候，我才不會害怕，而且你為什麼不提醒我？」菲克爾仍然不相信自己克服了多年來的恐懼。

「因為有一次你沒有戴面具，然後我剛好帶我另一位朋友來找你，你還很熱心地替他講解，幫他找適合他的面具。」

菲克爾頓時啞口無言。所以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心理作用？也許他只是依賴戴上面具的安全感，而不是真正害怕別人看見真實的他，菲克爾因過度思考而有點頭暈。

「但你說的那些，也許是因為我以為自己有戴面具，所以才不害怕。」菲克爾仍不死心。

「反正不論是怎麼回事，你都做到了。就算只是微小的進步，也使你和恐懼相隔更遠不是嗎？而且說實在的，你長得挺帥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要遮擋些什麼。」

「我的雙眼皮很不對稱，而且我的臉肉太多了，加上我臉部輪廓不夠深，感覺就會很醜。」菲克爾皺著眉頭開始數落自己的長相。

「菲克爾，我要你記住，減少批評並多鼓勵自己，這世界多數時候充滿敵意，能解救自己的人只有你，如果連你都厭惡自己，那麼其他人更不可能喜歡和你相處，只會覺得你是

塊被數落的料。」安特波接著說。

「擁有自信的人就像是永生花，不會因歲月而凋零，他們在屬於自己的水晶盒裡永恆綻放，自己看了開心，又何必在意別人喜不喜歡呢？」

菲克爾因安特波的話陷入了沉思，將近五分鐘的沉默後，安特波再度發話。

「然後，我還需要你幫我個忙，幫我做一副透明的面具，我需要給我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他也像你一樣非常沒有自信，你能幫我用心設計最適合他的面具嗎？那種能讓他勇敢面對自己的面具，所以千萬要是透明的，一定要讓大家看到他最純粹的樣貌，這樣他才會改變。」

「也許你那位朋友只是喜歡戴上面具那種安心的感覺。」菲克爾說。

「有可能，但這方法並不長久，我打算讓他戴上一陣子之後再跟他說明真相。」安特波若有所思地說。

「交給我吧，我能與你那位朋友感同身受，我會幫他的，看看能不能也幫幫我自己。」菲克爾苦笑著。

「那之後的你還會戴著面具生活嗎？」安特波問。

「我應該會有一陣子不敢戴面具了，那天宴會的經驗讓我嚇得半死，雖然我沒看到我變成什麼模樣，但肯定很糟，而且聽完你說的話後，我也想要嘗試看看，給自己一個努力的希望，也許久了我真的能習慣像你一樣裸露。」菲克爾調侃安特波。

「你說什麼話呢！」安特波笑了。

「開玩笑的，面具的話三天後再來拿吧！」菲克爾笑著說，他很感謝有安特波這位朋友，看似只是跟他買面具，其實教會菲克爾許多重要的道理。

要做好安特波請求的透明面具並不是什麼難事，畢竟只要將最基本的面具構型做好，便完成將近百分之八十了，接著再加一層透明的水狀液體晾乾就大功告成。但菲克爾擔心對方會覺得很不自在，於是花了許多時間調整配方，讓佩戴面具的舒適感大增，看著眼前這副透明到似乎閃爍著光芒的面具，菲克爾有股想要配戴的衝動，正當他要拿起那副面具的時候，想到安特波說過的話。

「也許，我不需要。」菲克爾對自己說，內心突然充滿愉悅，那是成功克服慾望後產生的一種滿足感與成就感。

菲克爾內心出現一種奇怪的想法，他突然想要叫安特波勸勸那位朋友，試著不要配戴任何面具，因為就算是隱形面具，佩戴的時候也是有色盲的副作用，眼睛需要非常用力才能分辨顏色，這會讓配戴者看不清楚許多重要的事物，也會使本來繽紛多彩的世界變得逐漸黑白，也許之前菲克爾自己，便是被這樣的副作用蒙蔽了吧。

菲克爾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湛藍的天空與蒼鬱的大樹交織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也許是時候遵循自己長久以來隱藏在心底的那個念頭了，安特波若知道他想關閉這間名不副實的心靈訓練所，儘管之後事業上不再能依賴面具，但為了自己的好朋友，想必也會十分贊同的。菲克爾想像著克服恐懼後的自己，那位不再過度糾結別人看法與評價的男孩，肯定會過著快樂且自由的生活。